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二六二回 黃天霸辭別鳳凰嶺 金大力怒打菊花莊

話說金大力被郝其鸞出其不意刺中一戟，金大力連馬都不要了，撒腿就跑，大聲嚷道：「咱金老爺，算上了你這小子當了！待咱養好了傷，再來要你的狗命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跑了個不住。郝其鸞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你這狗娘養的，慢跑，咱爺不追你就是了。若要跑死了，明日便不能復戰了。」說罷，也自回莊不提。且說金大力回至客店，也不與人知道，遂悄悄的進了自己房間，拿出刀瘡藥，在腿上敷了，又用布裹好，躺在那裡氣悶。

事又湊巧，關小西自從那日放走郝素玉，是夜便害起病來。他卻是感冒風寒，因此身發寒熱，不能動彈。這也罷了，可怪何路通自從私探菊花莊，在水裡鬧了一夜，被葦葉將臉上割破，又兼跌入陷坑，吊了一夜，不免又受些風寒，因此也病在那裡。

李七侯、郭起鳳、王殿臣三人要保護施公，不敢稍離左右。施公只急得無法可想。

不說施公在客店暫住，再說黃天霸，當日奉施公之命，同計全、李五前往鳳凰嶺招親。洞房花燭，極其熱鬧。翁婿亦極相契，夫妻是不必說得。招親三日，天霸便與張七說道：「岳父！今小婿有一事奉稟：只因大人，當小婿臨行之時，諄囑再三，一經姻事辦畢，即須前去保護，往淮安上任；叮囑轉請岳父同行。還有褚老叔與朱大哥，也吩咐一齊同去。」張七道：「賢婿保護大人性急，這也是個正理。我女兒亦非不懂道理的；小女今既嫁你，各事自應聽你作主了。施大人那裡，萬一有了岔枝兒，她還可以幫助幫助。我去淮安一層，就照那樣說法：等賢婿到了淮安，將各事料理清楚，再來接我。那時我瑣碎的事，也可完結，就好一勞永逸，與你久住，免得心接兩地。但是明日，還要留你一天，你算是自家人，無甚客氣；計老兄與李五兄，二人總是客，我不能不盡盡地主之情，暢暢快快。後日動身便了。」天霸也就答應。一會，張七便招呼廚房預備酒席，明日早晚兩頓，菜要豐足。廚子答應下去。張七又叫桂蘭將自己應帶物件，料理料理，與天霸同行。張七回房安息。二人也回房內。天霸道：「我本意想賢妻隨後與岳父同去，岳父反叫你同著我前去，未免叫賢妻有些父女難別了。」張桂蘭道：「只是一件，與你同行，路上怪有些不好意思。若再讓計、李說句笑話，那可更難受了。」天霸聽說，也笑了一陣，於是二人安睡。到了次日，張桂蘭就將應帶物件，收拾妥當。外面擺出酒席，張七與褚標、朱光祖、計全、李昆、黃天霸五人，又算謝媒，又算餞行，早晚兩頓，均是暢飲高談，極其快樂。席間，朱光祖望著黃天霸等說道：「見著大人，代為先言，就說一經事畢，即便前來。」大家歡呼痛飲，直到二更將近，方才散席。眾人回房，一夜無話。次日天明，大家都已起身，將行囊等件，捆縛停當。莊丁裝上馱車，各人暗藏兵器，繫束妥當，又向張七告別。張七一一答禮。末後張桂蘭拜辭。張七又勉勵了幾句「夫唱婦隨」的話。張桂蘭口中答應，眼眶卻流下許多淚來。張七見這光景，也不免依依不捨，終究是英雄氣短，兒女情長，只得忍著淚，送至下山。看看眾人與女兒、女婿上了馬，張七方才回去。黃天霸等下了山，走了一日。褚標、朱光祖二人，先分了路，各自回去。黃天霸夫婦及計全、李昆四人，還有兩個莊丁，直向淮南的這條路而來，暫且不表。

再說施公住在客店，日望黃天霸回來。看看又過了五六日，仍是未到，施公頗為著急。所幸關小西、何路通的病，已漸漸好了起來。金大力的傷，已是全好。這日金大力正在那裡納悶，忽然走進一個人來，大聲說道：「今有菊花莊差人到此，說郝其鸞約金老爺明日一決雌雄。若是不允，他便今夜前來行劫了。」

金大力一聞此言，重又大怒，即叫來人去告訴他：「明日准戰。」

來人回去。金大力便見施公，稟告一切，道：「依卑職愚見，今日便去他莊上，給他個出其不意，打他個落花流水。」李七侯在旁說道：「卑職願與金大哥同去，以便做個幫手。好在大人這裡有王、郭、何、關四人保護，料想也無他事。郝其鸞這廝，著不早去除滅，萬一他再去伙了別處強盜，那可更加費事。」

施公應允，吩咐小心要緊。二人答應，挨至日落，便取了兵器，直往菊花莊而來。二人沿途商議妥當，已到莊口。猛見對岸有個人，在那裡拉曳吊橋。李七侯便一個箭步，躡到橋上，舉起刀來，便將那人砍倒。金大力也過了橋，直奔莊上。李七侯繞至後牆，從高而下。金大力直向大門打進。此時大力如吃了虎肉一般，舉起大鐵棍，走到郝其鸞的門首，打倒了兩個莊丁，一直衝殺進去。畢竟郝其鸞曾否被擒，且看下回分解。